

凤凰池 绣球缘 锦绣衣

〔清〕刘璋 著

〔清〕无名氏 著

〔清〕无名氏 著



中国禁毁小说壹佰壹拾部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凤 凰 池

[清] 刘 璋 著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导 读

《凤凰池》，清代小说，全称《新编凤凰池续四才子书》，十六回，封面题“烟霞散人编”、“耕书屋梓行”。烟霞散人，据学者考证，即太原人刘璋。封面还镌有七律一首：“才子从来不易生，河州淑女岂多闻。事奇巧幻真无并，离合悲欢实骇人。词香句丽堪填翰，胜智奇谋亦异新。是编迥别非他比，阅过重视不厌心。”此书虽系才子佳人小说最常见的套路，抄袭、模仿者仍大有人在，光绪二十五年（1899）上海书局出版的《才子奇缘》即是典型一例。

书叙明朝河南洛阳才子云剑，乃兵部侍郎之子，幼年丧母，及长父又病故。云剑才貌双全，一日，与好友万颀公同游苏园，并赏梅舞剑，被官宦子弟白无文看中，因求剑不得，于是加以陷害。云剑避祸远走他乡，以卖书画谋生。时有总兵文斌爱女若霞与之相会，两人互相爱慕，诗书传情。后因文斌征剿蜀寇失利，被奸人诬陷，若霞女扮男装投章太

凤凰池·绣球缘·锦绣衣

仆为幕宾，章太仆喜其文采，竟将独生女儿湘兰婚配。婚后湘兰方知原委，拜为姐妹，相处甚欢。江西吉安才子水湄慕云剑之才，结为知交，两人潜心攻读，秋闱之际，同中状元。女扮男装的文若霞，知云剑、水湄双中状元，万分喜悦，以章太仆快婿之便，会水湄，并为湘兰作伐。水湄湘兰亦一见如故，虽有白无文等小人从中做梗，然而历经波折，还是终成好事。在云剑好友万颀公的帮助下，“蜀寇”全军投降，文总兵亦随军同归。云剑若霞、水湄湘兰喜结连理，一门团圆。

小说或因写到贼寇造反，因而在清代曾被列入禁书。

《绣球缘》是清代的一部小说，共四卷二十九回，约八万余字。又名《巧冤家》、《烈女惊魂传》。存世有咸丰元年（1851）广东富桂堂刊本，北京大学图书馆有藏，扉页题《大明全传绣球缘》，不署撰者。又有光绪辛丑（1901）上海江南书局石印本等。

这是一部才子佳人小说，间有战争、武打的描写，情节也颇曲折紧凑。书中时有广东方言。

明朝万历末年，镇国公、奸臣胡豹回襄阳为母祝寿。其第三子云福在乡无恶不作，其外甥唐玉龙占山为寇，胡豹同他密谋造反。

胡云福强抢民女朱秀霞，杀死其母，逼死秀霞，将秀霞之父下狱。秀霞兄朱能赴京告状，途中遭劫染病，幸有义人搭救。黄素娟是朱能的未婚妻，被强人铁威生威逼，欲投河自尽，宰相张居正将其搭救收为义女。后朱能中武状元，素娟抛彩球择婿，恰中朱能。朱能率兵平定了胡豹等人的叛

乱。

《绣球缘》有少量神魔描写，又写强盗之事，这即成了它遭受禁毁的原因。

《锦绣衣》是一部清代小说选集。据学者推论，此书或是从《纸上春台》选出，书名由《锦香亭》、《移绣谱》、《换嫁衣》三篇小说各取篇名一字合成。卷首署“潇湘迷津渡者编次”，“西陵醉花驿使、吴山热肠樵叟细评”。编者、评者真实姓名不详，惟知潇湘迷津渡者尚编有《都是幻》、《笔梨园》两种小说，今仅存残本两篇，约六万余字。

第一篇标名为“第一戏《换嫁衣》”，凡六回，演述一个故事。内容大致是：江南句容县花家三兄弟，长曰花玉人，文武双全；次曰花笑人，好色贪财；三曰花隼人。花玉人被延安府总镇聘为幕僚，离家远行。花笑人开办旅舍，与邻妇柳氏私通。一夜，柳氏误入房客云上升之室，花笑人趁机讹诈。被云上升告入官府，审出奸情，判以枷号。花笑人又谎称花玉人已死，将长嫂文姿卖给商人张洪裕，约好夜里抢亲，以素衣为记。不料被花隼人听见，报与文姿。文姿与花笑人之妻秦氏换衣，秦氏被抢走。后玉人荣归，夫妻团圆。

第二篇标名为“第二戏《移绣谱》”，其主旨是劝戒世人不要溺爱儿女。

《锦绣衣》旨在说明色、财的危害，劝善惩恶。但书中多有淫秽行为的描写，这或是遭禁的原因。

(青 叶)

本 册 目 次

凤 凰 池	1
绣 球 缘	169
锦 绣 衣	297

目 录

目 录

第 一 回	赏梅花侠概诗才并见 舞宝剑鬼谋蝎计前来	(1)
第 二 回	榻悬香积谁怜迁客是仙才 诗和齐纨不惜改装寻吉士	(15)
第 三 回	奇女子因奇梦得遇奇缘 傲书生逢傲才全消傲骨	(27)
第 四 回	醉公子何来月下惊人 忆多娇只为楼中断句	(36)
第 五 回	忠臣陷虎坑愿作刀头之鬼 淑女投豸史暂为幕府之宾	(47)

鳳凰池

- 第六回 有心一见倾心认真成假 (56)
睹面几曾识面因旧逢新
-
- 第七回 东床坦腹愿天速变男儿 (68)
西阁谈心对月谊联姊妹
-
- 第八回 假偏遇假一首诗窥破机关 (79)
痴复逢痴三杯酒旋成奸计
-
- 第九回 金玉代倾为良友得逢圣主 (88)
琵琶别抱恨奸朋忽奔佳人
-
- 第十回 假名娇客相逢顶替春元 (97)
无义相公巧值多言银鹿
-
- 第十一回 对面不相逢暗暗传知消息 (106)
笑谈来窃听明明说出根由
-
- 第十二回 白丁公子狗洞里思食天鹅 (115)
青眼泰山龙座前求婚丹凤
-
- 第十三回 担水卖人奸兵部当场遗丑 (127)
命题限韵圣天子枉驾为媒
-
- 第十四回 三军奏凯方表是男儿 (137)
一疏朝天始成为侠烈
-

目 录

第十五回	是是非非二小姐千般巧计 颠颠倒倒两状元满腹疑心	(148)
------	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第十六回	打破疑团旧朋友与新朋友一家完聚 参通妙想大姨夫与小姨夫两姓姻缘	(157)
------	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第一回

赏梅花侠概诗才并见 舞宝剑鬼谋竭计前来

词云：

肝胆两相成，管鲍交情。诗囊剑匣酒瓢倾。不道山魃多伎俩，白昼公行。总有个连城。肯把他轻。风波转眼使人惊。微服当年曾过宋，何况书生。

——《浪淘沙》

话说前朝，河南府洛阳县，有一才子姓云，名剑，表字锒颖。父名睹青，官拜兵部左侍郎。母山氏。云生才五岁，其母山氏，忽已去世。因他诞生之辰，有个同年，送一口宝剑来，所以取名云剑。那侍郎，为其年四川峨嵋山有个女寇，名唤峨嵋大王，侵扰地方，朝廷差一员总兵官，叫做文斌，提兵剿灭。不料那文总兵孤军深入，粮草不支，反被他杀得大败。此时兵部尚书詹有威，勒他纳贿。那文总兵，向

风 凰 池

来原是忠勇著名的，他道：“粮草不足，以致取败，原非本职的罪。”坚意不肯情愿待罪。詹尚书大怒，就把误国丧师的题目，动了疏，稳稳的道是个斩罪，不可逃了。亏了云侍郎，一来爱惜人才，二来怜他无辜被陷，再三疏辩申救，因此文总兵方得削职回籍。詹尚书从此就怪了云侍郎，屡欲寻事中伤。云公晓得不免，只得上了乞骸告老一疏，圣上准了，回家惟以课儿为事。才过年余，得一患病，也就弃世了。此时云生方十二岁，哀毁尽礼，自不必说。亏了一个老仆，名唤赤心，尽力扶持幼主。长成十七岁，且喜生得美如冠玉，面若神仙，神凝秋水，气蔼春风，聪敏不凡，过目成诵。满服后，正值宗师岁试，应童子科，高高入了泮。云侍郎在日，就有人要与他联姻，因侍郎生性刚力，不去问那女儿好歹，先要拣择亲家；不是嫌他卑污苟贱，就是怪他作威作福。所以蹉跎不就。那云生全不在心，一味用功上进。虽则宦囊平常，幸亏用度有限。父亲亡后即将家人仆妇打发开去，单留一个小厮，叫做松风，与那赤心老仆，三口儿度日，不至十分艰楚。云生素工临池，虽不追踪张芝右军，却也下笔有些神雅。善丹青，虽不比顾虎头、吴道子，却也能开生面。只是生性耿介，不肯与俗士为伍。随你宦家子弟，若不通文墨的，他便见之驱秽，去之唯恐不速。所以落落寡合。他尝说道：“与其对那凡夫俗子，不若对那好鸟名花。”所往来者，单有一个年伯的儿子，姓万，名人唯，字顾公，最为相知莫逆。顾公为人，志气轩昂，言谈慷慨，颇有国士之风。不事毛锥，单喜长枪大剑。生平慕封侯的定远，喜破浪的参军。见那诗云子曰者也之乎的人，他就摇首闭目，只与云锺颖，臭味相投。为甚么他两个这等相好？只

第一回

因那云生，傲骨如铁，自是诗书中的英雄；那万生，侠气如云，亦是剑戟中的豪杰。所以意气相孚，情如胶漆。正是：

交道原非口耳寻，知交到此是知心。

孙吴孔孟心相契，方许他人说断金。

且说那洛阳县，乃天下最繁华的去处。出得有名的花卉，东门外尤有佳胜。离城数里，有个小村，叫做苏家坞，相传是当初苏秦读书之处。后来六国拜相，城中起造大第，就把这个所在，改作花园。凡值春秋两季，万花竞秀，百卉争妍，历代相传，有人守护。后面苏氏又发了一个大乡宦，因此这个花园，一发修饰得轮奂，周太有数里宽阔。打起绝高的粉墙，墙外四面都栽植桃柳，参差相间。园门向南，第一层进去，先是一个庵，装塑花神在内，上有一匾，题曰似锦坊。庵后面两扇竹扉，启扉数步，有一小亭，名曰聚香亭，四面都是竹屏风。那屏风架上，是些木香茶藤蔷薇，每到开时，红白相杂，馥郁之气，袭人衣裙。由亭而进，又是别一洞天，宽敞里许，都是牡丹。那牡丹五色俱备，中间有一大殿，殿上设有神像画造一个。香亭中间，六个金色大字：百花朝会之所。两边两个大楼，东曰醉春，西曰□花。这是为那看花的，或要饮酒，或要赋诗，俱在这楼上作乐。那醉春楼东南隅，又一小轩，曰花□厅，惟有这个去处，都是芍药。那殿后一带，尽是有名花卉，不能悉载。迤迤走进中间，有一小沼，沼中也有一小亭。傍亭，一林木兰。亭上匾名六郎居。沼中有一画舫，棹桨中流，系这画舫在木兰上。而此舟如与六郎居偃傍矣。沼沼俱种莲花芙蓉。莲花吐

凤 凰 池

后，芙蓉又开。那画舫浮沼而过，隐隐有一小山。山下一洞，玲珑□穹，不下武陵桃源。洞口一碑，刻曰小庾岭。四围梅花之盛，其有若简文广平赋中所称者。其他不暇尽数。到了春日，这些游人、仕女杂沓而来，惟二月十二日是花神诞日，尤其热闹。是日，叫做百花竞会，不论贵贱长幼，百戏竞作。有一首洛阳城东歌，道得好。歌曰：

洛阳城东似锦庵，花飞城北复城南。洛阳城东庵似锦，香风吹远还吹近。香车宝马如云屯，芳菲烟霭何氤氲。绿叶参差争绿鬓，红英妖艳荡红裙。绿鬓红裙多绮丽，笑入百花最深处。仿佛如游春明池，脂粉与花交旖旎。谁家公子服翩翩，花鬃金勒珊瑚鞭。十五女儿金钗坠，笑拾回看美少年。少年载酒花前醉，手按花枝心欲碎。夕阳西下百花会，醒来犹抱花枝睡。

却说那云生，自从入泮之后，敛迹埋头，也不晓得外边有甚么景致。这年，却值二月初旬。云生正在那里看书，只见松风，手中拿了一枝梅花，笑嘻嘻走进来，双手递与云生。原来云生，素性爱梅。随手接来嗅了嗅，便问道：“这花是那里来的？”松风答道：“方才外面有人拿过，与他折这一枝，说是小庾岭折来的。”云生微笑道：“吾闻大庾岭梅花最多，怎么又有个小庾岭？这人分明取笑你。”松风道：“原来相公还不晓得，这里东门外，苏家坞花园里，有个小庾岭，如今梅花不知怎么样开得多哩。”原来云生，足不出门，从来不晓得那苏园胜景。便问道：“那里可走得通的么？”松

第一回

风道：“怎么走不通，只怕还挨挤不开。”松风正要那里夸说苏家坞的景致，要打动云生的兴，以便因公带私，好跟随去受用。忽听得卧房内哄然一声，主仆二人都吃了一惊。你道是什么响？

恰似南山猛虎啸，犹如北海老龙吟。

原来是匣中的剑啸。云生同松风走到卧房内，寂寂无声。只见床边剑匣，恰像在那里动的一般，云生就晓得了。忙叫松风，抬了剑匣出来，开了匣，取出来一看，只见光芒四射，神色如飞。云生忙整衣拜了四拜，便道：“宝剑，宝剑，想是你跟了我贫儒。不能教有出头日子，故此长鸣么？”话犹未了，只见万履公走到，便叫道：“锓颖兄，你在那里说恁么？”云生道：“万兄，小弟说来也大奇。”就把看梅讲话，与那剑啸的缘故，说了一遍。“你道奇也不奇？”万生道：“真个奇，真个奇。”低头一想道：“是了，是了，我想兄的真讳，在剑上得来的。今日宝剑长鸣，兄翁不日也要长鸣了。”大家笑了一笑，万生又道：“云兄，你方才说甚么观梅，小弟正为此而来。闻得十二日苏园游人如蚁，弟与兄挂了杖头，到彼一乐何如？”云生正被松风，说那苏园梅花繁盛，心里巴不得就去看看。此话正搔着他痒处，便道：“小弟也有此兴，与兄同去最妙的了。只自这一日，须要早去，尽一日的兴便好。”万生道：“这个自然。但是，兄善于诗，少不得带了纸笔，做首梅花诗。小弟下酒无物，甚是寂寞，方才剑鸣，敢是要我带去做个梅花舞也不可。”云生道：“兄若有舞剑的兴，极妙的了。那时做诗的诗，舞剑的舞

凤凰池

剑，诗人侠客，吾与兄两人占尽。”大家又说笑了一回，万生道：“小弟告别，临期造府相邀。”云生道：“不要爽约了。”万生道：“只怕吾兄为蠹鱼缚住，小弟那有爽约的理。”两人一笑而别。正是：

今朝引出罗浮梦，他日方调鼎鼎羹。

到了那日，万生果然早至。云生正在那里望他，见他到，那便笑脸相迎道：“小弟在这里做那桥下尾生，兄竟不作失期的女子么。”万生也笑道：“小弟正恐桥下水至，故此不敢迟来耳。”云生道：“小弟已叫小价买下酒肴，可速往那里去罢。”万生道：“云兄可谓精细之极矣。”即命松风，把一条担子，一头放了酒肴，一头放下纸笔剑画，又带了一条鲜红毡单，分付赤心看了家。赤心道：“相公可早些回来。”云生点首，三人竟往东门而出。

一路行来，真个游人士女，不计其数。一路说说笑笑，早已到似锦坊了。三人挨挤进去，略略把这好楼阁领略一番，即便下了画舫，渡过小庾岭来。远远的早已香风扑鼻，一望去，万树梅花，荡人心目。上了岸，云生不觉喜极狂生，对万生道：“小弟株守斗室，不知有此大观，还是我负梅花，还是梅花负我？”万生道：“小弟不早相邀，负兄的是我，负梅花的也是我。”云生大笑道：“今日之行，两不相负矣。”说说笑笑，上了岭，拣一株最盛的梅花树下，叫松风铺下毡单，摆下酒肴，两个对饮。饮了几杯，万生笑道：“以兄之才，他日盐梅之寄，自不必说。但纸帐独眠，将来能无动念？”云生道：“万兄不要提起这话。譬如小弟，素性

第一回

爱梅，其余总是艳若夭桃，浓如红杏，富贵若牡丹，久已不入眼中。至于夫妇，人之大伦，必是那绝世的姿容，超出桃杏牡丹之外，与这梅花相似的，方肯入目。不然，仍甘独眠，决不敢轻赋好逑也。至如吾兄，又不知作何意想？”万生道：“小弟不敢须期，且留此身，以有待耳。”两个正在谈笑畅饮，只见画舫中，又来了几个看梅的人。一个方巾阔服，满脸都是酒色之气，同了两个帮闲，后面跟了几个仆从，一同上岭来，也在一株梅树下摆了东西，大嚼大饮。万生问云生道：“兄的诗兴可发作么？”云生道：“对梅花而不做诗，真是辜负花神。被兄一言，使小弟诗兴勃勃。”就叫松风取出笔砚，磨起墨来，铺下一幅花笺。云生略略沉吟，提起笔来，一挥而就，双手递与万生道：“请教，请教。”万生接过手，即吟道：

百花头上占春魁，仙质疑从瑶岛来。

水骨肯容蜂蝶伴，遐心偏向雪霜开。

□□□不多君侠，调鼎还须仗尔才。

□对莫忘今日意，纵拚痛饮酒千杯。

吟罢连赞道：“好诗，好诗。可惜小弟俗士，不能与兄唱和。”说罢，满满的斟一大杯，递与云生道：“兄既不负梅花，梅花岂肯负兄乎。千杯不多，一杯非少。小弟竟代梅花做主人了。”云生大笑道：“非兄不能为梅花做主人，非梅花不能使小弟开怀畅饮。”说罢，举杯一饮而尽，也就斟一大杯，递与万生道：“请兄代梅花饮了。”两个大笑一回。此时，万生已有酒意，立起身来道：“吾兄诗兴既闹，小弟久

凤 凰 池

已技痒了。”云生也就立起身来道：“也该轮着兄了。”便叫松风，收拾过了酒肴。万生脱去外面衣服，轻轻把宝剑提在手，从从容容的舞将起来。那些看梅花的，见有人舞剑，都走拢来观看。是方才这伙饮酒的，也来挤在一处。此时，万生渐渐的舞出手段来了。但见那：

光飞耀眼，神色摇空。剑助人威，人随剑转。慢一回，紧一回，仿佛似神龙出海；横一架，直一架，依稀的猛虎奔林。耳跟边，只听得呼飐飐，如万里风涛从天下；眼睛里，看也一闪一闪，如千条电影盖地来。纷纷乱舞梨花，点点横飘瑞雪。左盘右旋，一步一步紧一步，分明手擎金蛇；前开后合去来去来复去来，端的身翻银海人。撒手瀑布飞泉，一片天衣无缝。猛回身催云急雨，千株紫雾消痕。真个丰城宝剑冲霄汉，飞入延津水底神。

那万生舞罢了，轻轻放在匣里，神色自若。那些看的人，没一个不喝采。云生也大叫道：“神不技矣。”万生答道：“未能免俗，聊复尔尔。”这些看完的人，也都去了。偏是那方巾阔服同了两个人的，站着不去。一眼注定这把宝剑，欲得讨来看看，又不好开口。转是万生见得他意思，举手与他拱一拱道：“尊兄可是要看这把宝剑么？”这人道：“不敢。”万生道：“要看何妨。”遂向匣中取出来，递与他看。他就拿在手中，看了两看，也不则声，还了万生，手也不拱去了。云生便道：“这个人分明是纨绔子弟，一定是目不识丁的，不然怎么这等不韵。”万生道：“不要睬他。小弟